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发廊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发廊

吴 玄

WU XUAN

■ 吴玄，自由撰稿人。近年在《收获》、《花城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刊发表小说若干，主要作品有《玄白》、《西地》、《谁的身体》等。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为鲁迅文学院首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。

发廊

吴玄

1

妹妹来了，我有点不安。几天前，我母亲打电话来说，方圆要来你那儿开发廊。不等我回答，她就高兴地说，来你那儿好，有你照顾，在别地，我也不放心。母亲确实是不放心，因为开发廊，警察经常要抓。来我这儿，她就放心了，她一点也不觉着开发廊有什么不妥。然而，我感到不安。

我的不安是由发廊这个词引起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发廊这个词不干净。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，可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，发廊几乎是色情的代名词，发廊从事的并不是理发，或者说不仅仅是理发，发廊最重要的是内容是按摩。其实，按摩也不见得就是色情的，在理论上它只是离色情比较近，按摩也完全可以不是色情的，就像当官，也不一定都是贪污受贿的。当然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我想，同时也是许多人的愿望，就我所知，在许多地方，发廊都像卖烟酒糖酱醋油盐的小卖

店一样普及。按摩是一种日常生活，中国人需要按摩。许多人的妹妹、妻子、母亲、女儿，从事着按摩业，就像我的妹妹，开发廊。

我的妹妹方圆从十六岁开始进入发廊，先是受雇于人，然后自己当老板，先后去过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广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、南京、青岛、北京、大连。这些地方离我都很远，我也就没什么感觉，除了老婆，别人也不知道我有个妹妹，而且她也不知道妹妹是开发廊的。现在她要来我这儿开发廊，我就有点不安了。就是说我并不希望我的妹妹开发廊，至少是别在我这儿开发廊。

妹妹是带着妹夫李培林一起来的。我看见她的时候，有些陌生，她比以前好看了，好看得我觉得有些陌生。她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看上去总比实际年龄要小，只是生来鼻子有点塌，整张脸因此显得扁平。十七岁那年，她从广州回来，鼻子突然隆高了，眼睛也从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，弄得连我母亲也差点不认识。那是妹妹第一次给我带来的陌生感。应该说整容非常成功，好像她的鼻子本来就那么高、这么挺，我早已想不起她原来塌鼻是什么样子。这回，她的五官并没有什么变化，那陌生感完全是一种感觉，一种难以名状被称作气质的东西，她确实越来越漂亮，脱尽了乡气，成长为都市里的时髦女郎了。大约这也是一种规律，妹妹开发廊，总是越漂亮越能招揽生意，你想不漂亮恐怕也不行，有人已经开始预言了，未来的社会将是漂亮者生存的社会。那么我的妹妹也算领到了未来社会的生存证。这也证明了达尔文他老人家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进化论，是有道理的。妹夫李培林

似乎没什么变化，还是一副民工进城的样子，他的脸上依旧写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。我想，也不是他拒绝进化，而是他不需要进化。开发廊，男人其实没多少用处。这样，我的妹妹和李培林走在一起，就不那么般配，刻薄一点说，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这样说可能过分了，我的妹妹也没有这种想法，其实，李培林长得相当不错的，块头也不小，身高一米七五，体重估计在七十五公斤以上。

妹妹说，嫂子呢？

我说，上班。

妹妹说，我还没见过嫂子。

我说，等下就见到了。

我不想让老婆知道我的妹妹是开发廊的。我看了看妹妹，又看了看李培林，说，等下嫂子来了，你们不要告诉她她是来开发廊的。

妹妹说，为什么？

我说，不为什么，她对发廊印象不好，有意见。

妹妹就很奇怪地看着我，她显然不懂我的意思。我又说，你们来这儿开发廊，有生意吗？

妹妹兴奋地说，有。我们村的晓秋在这儿开了一间，表妹米燕也来这儿开了一间，她们都说生意很好，就是她们叫我来的。

我说，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

妹妹说，不用，明天我们去租房子，他留下来装修，我回去找工人。

我说，工人？什么工人？

妹妹说，是洗头的、敲背的工人，现在大家都开发廊，工人很难找。

妹妹把按摩女称作工人，我觉得有点滑稽。后来我才知道她们都是这么称呼的，我不太清楚这种称呼的来历，大约与女权主义无关，我妹妹甚至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词。与西方一些国家承认妓女的合法地位，把妓女称作性产业工人，大约也无关。如果有关，大约也是无意识的，她们只不过是这样称呼而已。

老婆没见过妹妹，回来见我和一个陌生女人坐在一起，很警觉地觑了两眼，等妹妹起身叫嫂子，她才想起那是我妹妹，惊奇地说，妹妹，你是妹妹，原来妹妹这么漂亮。说得我妹妹脸都红起来，然后老婆又看了看李培林，迟疑说，是妹夫吧。李培林说，嗯，嗯。老婆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疑惑，那意思隐约是他怎么是妹夫？幸好李培林并不善于观颜察色，没看出来。

客套了几句，老婆又记起自己的后背，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，朝我嚷道，疼死了。一年前，老婆提前得了本来老年人才得的骨质增生病，每天都要嚷无数遍的背疼，疼死了，而且对生活也丧失了兴趣，好像生活除了背疼，就没有别的什么了。我照例说，帮你摸摸。老婆说，好的。妹妹忽然很高兴地从沙发里起来，说，嫂子，你背疼，我帮你敲。老婆觉得她是客人，不合适，说，你坐着，让他敲。妹妹说，我帮你敲，我比哥敲得好。说着妹妹拉了老婆的手，突然就不再陌生了。我说，没关系的，让她敲吧。

老婆进卧室卧着，让妹妹敲背，不一会儿，老婆说，舒

服，很舒服啊，敲了背出来，老婆赞叹说。

妹妹敲得好，比你好多了。

我说，那当然。

老婆又问妹妹，你学过的？

妹妹说，学过。

老婆说，好，你多住几天，帮我多敲几次背。

妹妹说，我不走，我来这儿开发廊，我每天来帮你敲一次。

妹妹见我老婆那么满意，就忘了我的警告，老婆果然惊了一下，说，开发廊？

妹妹一点也不觉着开发廊有什么好吃惊的，说，开发廊。

夜里，老婆又问我，你妹妹是开发廊的？

我说，开发廊的。

老婆说，怎么是开发廊的？

我说，就是开发廊的。

老婆说，听说发廊里有……那些事。

我说，也不是所有发廊都有那些事，也有正常的，他们两夫妻一起开，能有什么事？

老婆想想也是，也就放心了，再说她也喜欢我的妹妹。

2

妹妹开的发廊并不理发，它只洗头和按摩，这样的发廊通常开在城市的边缘或者车站附近。妹妹的发廊就在车站背后的一条小巷里，若不是她在那儿开发廊，我还不知道有那

样的一条小巷。当然，它跟别的小巷也没什么两样，两旁都是单间的民房，底层临街的都是店面。妹妹在那儿开发廊，是因为我们村的晓秋和表妹米燕已经在那儿开了发廊，开发廊的总是聚集一处，以形成规模效应。不久，那小巷里发廊越来越多，光景便与别处大为不同，可以称为发廊一条街了，那小巷也就以发廊街闻名于这城市，开出租车的、骑三轮车的都知道把按摩的客人送到那儿。

在那儿开发廊的大半是我村里的，村里三十岁以下的女人差不多都来了，男人来得则少一些，开发廊毕竟是女人的活，男人的用处也就是当保镖和打杂，一间发廊有一个男人也就够了，而且男人在店里晃来晃去会影响生意，所以，男人都躲在发廊的背后，在店里是看不见男人的，只是当顾客和工人发生争端，或者流氓地痞前来肇事，男人们才成群出现。

那儿的发廊虽然也有自己的名字，比如丽丝、丽丽、凤尾、小燕子，其实，每一间都是雷同的，玻璃门进去是店面，一面墙上安着镜子，镜子下面一排长柜，上面摆着各种牌子的洗发液，另一面墙上通常贴着几张美人图，坐在镜子面前洗头，刚好可以看见墙上的美人在镜子里朝你抛媚眼。里间就是按摩房了，摆两张按摩床，灯是红色的，窗帘是遮光的，气氛有点儿暧昧。这样的发廊看上去是简陋了些，但房租、装修、空调、音响，加在一起，投资也得两万左右，我村里并不是谁都能拿出两万元，开一间发廊自己当老板，当不了老板的就只有当工人了。

“小燕子”就是我妹妹开的发廊，她回家找了两名工人，

一个邻村的，才十五岁，一个是我们远房堂妹，十七岁，虽然不及我妹妹漂亮，但都很年轻，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。

发廊从中午开到夜里两点，早上不开门，早上的发廊街是很安静的，中午之后，工人和老板娘们都脸贴在玻璃门上，严密注视着街上的动静，有的干脆踱到门外，摆着礼仪小姐的姿态，嘴里又不合礼仪地嗑着瓜子，隔着一间店面互相说着闲话，凡有顾客进来，便引起一阵骚动，一齐将目光投他身上，就像一群苍蝇看见一块肉，嗡嗡嗡的兴奋不已，直到顾客走进某间发廊，才又恢复平静，嘴里继续嗑着瓜子，等候下一个顾客。入夜，街上的灯亮了，各家门前挂的一串串小灯泡，也发出明明灭灭的红光，街上的光线就变得复杂而且混乱，各家发廊播放的流行歌曲，也一齐窜到街上，好像所有流行歌星都集中到了此处，在进行一场没有任何组织的比赛，街上的声音又比光线更加的复杂而且混乱，让人感到晕眩。

发廊街离我的住处很近，仅一街之隔，走路也就十分钟，大概就是这种距离，它在我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，我看见我的乡亲姐妹们开发廊，总是说不出的别扭，可能还有点拂之不去的悲哀。很久之后，在我见惯了，习以为常了，我才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她们选择的生活，既然她们愿意这样生活，我有什么可说的。

发廊街我是不能不去的，那儿有我的妹妹、妹夫、表妹、堂妹，还有我的堂哥、堂弟、表姑、表舅、邻居和童年的玩伴。我走进发廊街，就像回到了故乡，她们都热烈地跟我打招呼，盛情邀我进她们的店里坐坐，都说有我在，她们就放

心多了。这让我很是惭愧，我不过在这城里某中学的历史教师，若有什么事，怕是一点忙也帮不上，我甚至连个警察也不认识。如果我是警察，或许还能保护她们，因为我不是警察，我母亲至今还在后悔，不止一次问我当初上大学为什么读师范当老师，而不读警察学校。若是我早知道我的乡亲姐妹们现在都开发廊，我想我会选择警察学校的，而不去为人师表读什么师范了。

我走进发廊街，就像回到了故乡。这感觉其实有点问题。我的故乡西地，事实上，比发廊街差远了，它离这儿很远，在大山里面，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，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。我的乡亲姐妹们在那个破巢里养到十四、十五岁，便飞到城市里觅食，她们就像候鸟，一年回家一次，就是过年那几天。本来，西地和发廊毫无关系，就我所知，西地世世代代只出产农夫、农妇、木匠、篾匠、石匠、铁匠、油漆匠，教书匠也有的，甚至有巫师和阴阳先生，但没听说过发廊和按摩，西地成为一个发廊专业村，是从晓秋开始的，历史总喜欢把神圣的使命交给一些最卑贱的人，几年前，那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小姑娘晓秋，不经意间就完全改写了西地的历史。

晓秋家曾是西地村最穷的人家，她母亲有点傻，父亲是瘸腿的，她的两个弟弟经常拖着鼻涕，和村里的狗一起，站在别人家的桌沿底下讨饭吃。晓秋十五岁那年进城当了小保姆，一年后被人带到深圳的发廊里当工人，好像那儿遍地都是钱，可以随手捡的，晓秋每月给家里寄钱，一千至三千不等。一年下来，她家翻身了，晓秋她娘，原来村人都觉着她

有点傻，但现在有了钱，大家也就不觉着她傻了，见面都恭维她肚子争气，生的晓秋哪是个女儿，简直就是生了个银行。更让村人吃惊的是，晓秋过年回家，大家几乎认不出来了，都以为眼前的这个人不可能是晓秋，一定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，大家印象中的晓秋是瘦猴，衣服穿得破破烂烂，脸也脏兮兮的，根本不像个人，而现在的晓秋，脸白唇红，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，还穿上了价值三千多元的皮大衣。尤其是她的表情、眼神，一点也不像西地一带的女孩子，看上去很媚，很讨人喜欢。晓秋身上的巨大变化，无疑比她寄回来的钱更有震撼力，特别是对同龄的女孩，谁不想去深圳走走，不止可以寄钱回家，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变得像晓秋一样漂亮。

晓秋成了村里的榜样，那年过年，我的妹妹方圆天天围着她转，就像她的侍从，而且笨拙地学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和姿势。晓秋涂着口红和眼影，方圆也让晓秋帮她涂上口红和眼影，弄得整张脸不伦不类的，好像她的嘴和眼睛已提前去了一趟深圳回来，而其余的部位都没变，那涂了口红的嘴和涂了眼影的眼睛，在脸上就神气十足，看不起其余的部位了。不久，晓秋在深圳的工作，她也清楚了，也就是洗洗头、敲敲背，经常还有男人请她出去吃夜宵、喝啤酒。

方圆说，洗头我也会，但是，敲背怎么敲？

晓秋说，很简单，骑在男人身上，拿起拳头乱敲就行了。

方圆说，骑男人身上？男人让你骑？

晓秋说，让你骑，还可以用脚踩。

方圆说，用脚踩？踩伤了怎么办？

晓秋说，不会，只用一点力气。

方圆说，你那么重踩上去，你不用力气，人家也会受伤的。

晓秋说，我双手是挂在吊环上的，不是全踩在人家身上。

方圆说，真有意思，你这样踩人家一顿，人家还给你钱？

晓秋说，那当然。

方圆说，人家还请你吃饭？

晓秋说，有些男人请，有些男人也不请。

方圆说，那……你看我行不行？

晓秋说，行。

方圆说，那，我跟你去。

晓秋说，你想去？

方圆说，想。

那年过年，方圆的心思就是盘算着怎样跟晓秋去深圳。对此，我母亲满心欢喜，希望方圆也像晓秋一样，以后每月给家里寄钱。我父亲则不无忧虑，因为方圆已经许配给邻村的周作勇当老婆，收了人家五千元礼金。现在，方圆要去深圳，应该征求她婆家的意见。我父亲觉着收了人家的钱，女儿就是人家的了，人家若是不同意，就不能去，有再多的钱也只能让别人去赚。我妹妹对这门亲事本来是默许的，若不去深圳，肯定就是周作勇的老婆了。但她一心想着去深圳，听父亲说要征求婆家意见，她就很生气，好像婆家一定反对她去深圳似的，方圆说，我又没嫁过去，他们管得着？父亲说，你总要嫁过去的，当然得征求他们意见。方圆说，他们敢不同意，我就不嫁。

其实，方圆只是在耍小孩子脾气，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，

她婆家一点意见也没有。过了年，我妹妹方圆和村里的几个女孩，便欢天喜地跟晓秋去了深圳。

3

老实说，那时我并不知道发廊是与色情相关的，在我最初的印象里，发廊改变了我妹妹的命运，乃至全村所有女性的命运。通过发廊，女人可以赚钱，而且比男人赚得多，我妹妹一个月寄回家的钱，就比我父亲一年劳作赚得还多。后来，村里凡有女儿的，日子过得大多不错。从此，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，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。还有一个近乎笑话的真实故事，村里的一个妇女，突然伤心痛哭，村人问她什么事这般伤心，那妇女伤心说，她想起十五年前生下来就被扔进尿桶淹死的女儿了，当时若不淹死，她现在也可以去发廊里当工人，替家里赚钱了。

对于我妹妹方圆来说，去发廊当工人，并非想为家里赚钱，那时她才十六岁，家庭责任感还很淡薄，再说这个家庭也不该由她来负责。她是在晓秋身上看见了一种她所向往的生活。她在深圳显然比在西地过得愉快，那时村里没有电话，她勉强能写几个字，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，都是同样的几句话：爸爸，妈妈，你们身体好吗？我身体很好，其他也很好，请别挂念。她的愉快找不到适当的词向父母表达，大概是惟一比较苦恼的。过年回家，她变得和晓秋差不多一样漂亮了，她的艳名很快传到了婆家耳里，也知道这一年她替家里赚了不少钱，这样既漂亮又会赚钱的媳妇，自然是尽早过门为好。

她婆家就来商议婚嫁的事，方圆见了未来的婆婆，再也不脸红了，说，我才十六岁，结什么婚呀。她婆婆说，孩子，大家都是这个年龄结婚的，我十五岁比你还小就结婚了呢。方圆说，我不结，我明年去广州，跟人约好了的。她婆婆说，你结了婚照样可以去广州，你跟作勇一起去不是更好。方圆说，我不要。方圆说完就溜走了，我母亲也不想让她结婚，原因倒不是嫌她年龄小，早婚，而是一结了婚，方圆赚的钱就归她婆家，而不归我家了，既然方圆自己不同意结婚，我母亲再高兴不过了，说方圆确实还小，明年再说吧。

明年，出乎大家的意料，方圆带回来了一个男人。方圆是挽着男人的手回到家里的，家里的光线可能比较暗，我母亲看了看他们，疑惑说，你们找谁？方圆笑着说，是我，妈，是我呀。我母亲又看了看方圆，摇头说，你是哪儿来的闺女？跟我家方圆真是很像，但你不是方圆，你的鼻梁比她高。方圆得意地说，我的鼻梁比原来好看吧。我母亲说，你……你真是方圆？你的鼻梁怎么变高了？我母亲查清了方圆鼻梁变高的秘密后，不得不大大惊叹一番，惊叹之后才发现方圆是挽着一个陌生男人回家的。刚才以为她不是方圆，也就不在意她挽着谁，现在确认了她就是方圆，我母亲就不能不关注方圆挽着的陌生男人了，她让陌生男人坐着，把方圆叫到了房间里。

母亲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

方圆说，男朋友。

母亲说，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

方圆说，就是男朋友。

母亲说，你跟他好了？

方圆说，好了。

母亲说，这怎么行，你已经许配给人家了。

方圆说，我自己找到男朋友了，我不要了。

母亲说，人家又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怎能不要，做人要讲良心。

方圆不知良心怎么讲，就不讲了。我母亲又说，你在城里呆坏了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去年就把你嫁人了。

方圆带回家的陌生男人就是李培林，我父母虽然不接受他，但还是把他当做客人，实际上，我父母拿他们也没办法，方圆现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惹恼了她，她跟李培林跑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父母极为小心地询问了李培林的一些背景，原来他就是邻村的，也在广州开发廊。我父母一听他是开发廊的，脸上就有了笑容，在他们看来，发廊就相当于银行，有个开发廊的女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。只是方圆已经许人，还收了人家的钱，也不能说退就退，这边又已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父母感到十分为难，就不断地唉声叹气。

方圆说，我回家，你们不高兴啊。

母亲说，怎么不高兴，可是你带了一个男人回家，叫我们怎么办？

方圆说，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带来的男人，比你们找的要好？

母亲说，好是好，可是……

方圆说，就是了嘛，明年我们一起开发廊，每月给你寄钱。

方圆的许诺是很有吸引力的，我母亲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其实，退婚也不难，就是叫媒人把钱送回去，然后再挨对方一顿臭骂。不过，我家的声誉还是受到了影响，主要还不是退婚，而是方圆和李培林同居，这种未婚而同居的男女关系，村人当时还很不习惯，也算是我妹妹方圆率先引进的吧。我母亲是安排方圆和李培林睡两个房间的，但第二天却发现他们睡在同一间房里，方圆也一点不羞，好像他们是老夫老妻了，倒是把我母亲羞得脸红了。我母亲说，啧啧……你们……啧啧，方圆满不在乎说，妈，都什么年头了，现在城里都这样。既然城里都这样，我母亲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

乡村其实不过是城市的影子，城市走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。西地本来对性就相当宽松的，尽管它也在礼教治下，但礼教似乎没工夫管这么偏远的乡村的闲事，所以西地的性生活是很古朴，近乎原始。但这宽松也仅限于已婚妇女，对未婚少女还是有管教的。像我妹妹这样带着男人回来，未婚同居是要受到嘲笑的。

方圆在外混了两年，已不太适应西地的生活，若不是带了个男人回家，她在家里也许根本呆不下去。那年过年，她大半时间都躲在房间里替李培林按摩，然后做爱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按摩成了他们性生活的一部分，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李培林必须先按摩然后做爱，若不按摩，他就无法做爱。说真的，在西地，除了做爱，确实也没有别的像样的娱乐，就是做爱，条件也是很差的，房子是破旧的木房子，床也是破旧的木床，一运动，不只床，连房子也发出咯吱咯吱的破裂声，村人很快就知道他们同居了，做爱了，小孩子

还要潜到屋外偷听那种声音，等声音停止，小孩子就亢奋地大叫：方圆和李培林在里面搞了，搞了。

村里的男人见了方圆，就嬉皮笑脸地说，方圆，你也替我按摩按摩。

方圆说，好啊，拿钱来，一个钟点五十元。

男人说，那我替你按摩，你拿钱来，一个钟点五十元。

方圆说，去死吧，你。

男人说，那我不要钱替你按摩，行了吧。

方圆说，你去死吧。

方圆对这样的玩笑，或者说讽刺，全无所谓，男人们见她这样，就像对已婚妇女，也想上前摸几把，占点便宜，但方圆立即拉下脸来，严守自己的身体，男人见状，就不敢了。

我想，发廊不只改变了方圆的命运，同时也改变了她的内心。

4

对我来说，无论方圆变成怎样，都是我的妹妹。方圆从小就跟我，是我带大的。小时候，她的乐趣是养兔子，很勤快地随着大人下地拔草，把家里的兔子一只只养大，然后被父亲一只只宰掉，每次宰兔子，虽是家里的盛宴，但方圆每次都很伤心，眼睛哭得红红的，兔眼似的。方圆也上过学，但村里的学校实在算不上是一所学校，村里的小学教师赵伯乐自己连小学也没毕业，村里的教师只能是象征性的。如今，伯乐的兒子也带着他的两个妹妹，在外面开发廊。我大约是个

例外，离开村子，读到了高中毕业，而且意外地考上了大学。我上大学那年，方圆已停学在家，当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学，显得比我还激动，去兔栏里抓了兔子，抱在怀里，对兔子说，我哥哥考上大学了，以后我也要上大学，我要读书，没工夫养你们了。那年，方圆十二岁，方圆说完就偷偷去找早已被抛弃的课本，一个人关在房里认真读了起来。我母亲见她这样，又让她重新上学，可惜她读书的兴趣很快又被伯乐教没了。

若不是开发廊，方圆的命运将是这样：十六岁或者十七岁，嫁给周作勇，十七岁或者十八岁，生下一个孩子，经过几年二十岁或者二十二岁，再生下一个孩子，然后就老得像个老太婆了。以前西地一带女人的命运，大抵都是这样。如果方圆是这样来到我家，她很可能遭到我老婆的嫌弃，城里女人向来是看不起乡下女人的。不管怎样，发廊确实改善了像西地这种地方女人的生活质量，她们不开发廊是不可能的。

我这样说，只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说法，其实，我是觉着开发廊不体面的，我妹妹开发廊，连我也觉着不体面，后来老婆与我让方圆进了一家私人开的电器公司当工人，目的无非是不想让她开发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方圆被分成了两个，一个是童年的方圆，一个是开发廊的方圆，我总无法把她们完整地连在一起，当方圆每天来替她嫂子也就是我的老婆按摩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总是怪怪的。

方圆的按摩，效果是不错的，我老婆让她敲打一番后，就像一架出了故障的机器，又重新运转了起来，夜里也有了做爱的兴致，以前，每逢我有那种想法，老婆总是苦着脸说，背疼，先帮我揉揉。等我帮她揉上半天的后背，她想睡了，我

也兴致索然了。老婆得了骨质增生病之后，我们就像一对老年夫妇，已很少做爱，妹妹的到来，使我们又恢复了这方面的兴趣，这是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令人欣喜的礼物，虽然不好当面酬谢，但在心里，我和老婆都很感激她。

我老婆和方圆的关系就不只是姑嫂关系，她们还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，方圆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我老婆对按摩也有好感了，这是方圆让我感到自豪的地方。

李培林虽然自己开发廊，但也不喜欢老婆替人家按摩。他娶了方圆之后，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许方圆当工人。李培林说，以后你不要当工人了。方圆说，不当工人，当什么？李培林说，当老板娘。方圆说，老板娘？好啊，我是老板娘啦。方圆以为李培林开玩笑的，她不懂男人的那点心思，男人是不许老婆的手替别人敲背的，而只许别人的老婆来为自己敲背。李培林另外租了一套房，将方圆安置在里面，以免她呆在发廊里叫顾客看见，点名要她敲背。

方圆当了老板娘，与发廊隔绝了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除了看电视，就没别的事情可做，这样的生活，方圆才过了七天，就不想过了。

方圆说，我不想当老板娘了，这样当老板娘没意思。

李培林说，那你想当什么？

方圆说，还不如在发廊里好玩，有说有笑的。

李培林说，你别不知足，你什么也不用干，这样的生活城里的女人也过不上。

方圆说，我不稀罕，我宁可去发廊里干活。

李培林说，你那么想干活，就替我敲背吧。

方圆说，我才不替你敲，你又不付我钱。

李培林说，我也付你钱，敲吧。

李培林从屁股兜里很潇洒地抽出五十元钱，付给方圆，随后剥了衣服，趴在床上，说，小姐，来啊。方圆有七天没替客人敲背了，这回敲起来就特别起劲，有兴致，所谓敲背，其实就是拿男人当玩具，是一件既可消遣又赚钱的事情。李培林趴在下面哼哼吱吱的，又学着客人的腔调说，好舒服啊，小姐，你还有什么服务。方圆说，你这么舒服，还不够吗？李培林说，不够，可不可以再舒服一点？方圆说，不可以。李培林说，我是你的老主顾了，照顾点嘛。方圆笑着说，该死的，你敢欺负我。说着拼命在李培林的背上敲打起来，然后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了。

如果李培林每天陪方圆玩这种游戏，好歹她还可以当老板娘。但李培林老板往往做完爱，就忘了她的存在，出去找人赌博，有时甚至通宵不回。开发廊的男人是最没事可干的，比机关里的干部还无聊，不是赌博，就看武打片，以打发时间。方圆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既然男人都赌博，也就不反对李培林赌博。不过，她反对李培林输钱，李培林知道她的脾气，即使输光了钱回来，也撒谎说赢了一点点，方圆听说他又赢了一点，就对他很温存。其实，方圆赚来的钱，都是被李培林赌掉的，所以，他们开了多年的发廊，也赚了不少钱，但还是个穷光蛋。

再说方圆觉着当老板娘没意思。第八天，她回到了发廊。方圆发觉，店里的工人也愿意她在家里当老板娘，而不愿意她回到发廊，不一会，方圆发现了其中的奥秘，她不在发廊

的这七天，工人们把赚到的钱独吞了，而没有按规定让老板分成，问她们，她们就说这几天没生意，一点生意也没有。气得方圆这天凡有生意都自己做，而不让工人赚一分钱。

后半夜，李培林大模大样踱回了发廊，见方圆在店里，不高兴说，我不是叫你别干了，你又来干什么？

方圆不理他，质问说，你又去干什么？

李培林说，还干什么？打牌嘛。

方圆说，又输了？

李培林说，嘿嘿，没输，赢了一点点。

这回，李培林确实是赢了一点，赢钱的感觉比赚钱的感觉更好。他觉着自己已经很阔了，这等阔人的老婆还上发廊替人敲背，分明是给他丢脸。回到房间，李培林十足的丈夫气派说，以后我不许你再替人家敲背。

方圆没好气地说，你以为你真是老板？

李培林说，我不是老板，是什么？

方圆说，你这样当老板，发廊没两天就是别人的了。

李培林说，不开发廊有屁关系，我靠打牌更来钱。

方圆不屑说，呸。

李培林也不屑说，呸。你是不是不替人敲背就不舒服？

方圆说，是的。

李培林大声说，你是不是还想当婊子？

方圆也大声说，我就想当婊子，又怎么样？

李培林举起巴掌，想扇她一个耳光，但方圆一点也不怕，他也只好收起巴掌，算了。隔一日，李培林输了钱，才发觉他不但靠方圆活着，甚至连赌博的钱也是她赚的，他就不那

么大丈夫气派，回头讨好方圆，也不强迫她在家里当老板娘了。

5

发廊，并不是一种合法存在，它是城市最暧昧的部分，处于社会底部，就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。政府对它，大部分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它是无关痛痒的，不过是涂在身上的一块颜色显黄的斑迹而已，顶多也就是不怎么好看，但政府在准备打扮自己的时候，也可能随时将它清除。开发廊，若是被关闭一次，这一年的工夫差不多也就白费了，也许还要亏本，发廊也不是那么容易赚钱的。开发廊最怕两种人，一种是地痞，另一种当然是警察。对付地痞，虽然麻烦，但办法还是有的，地痞无非也就是叫你按摩了，不付钱就走了，更严重一点的，就是强行索取所谓保护费，只要凶狠一些，他们多半也就不敢；而面对警察，她们只有坐以待毙，就像老鼠碰见了猫，甚至比老鼠的运气还差，老鼠碰见猫，至少可以跑一跑，而发廊是跑不掉的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警察可以凭他的兴致，罚她们的款，拆走发廊里的东西，让她们的发廊关闭，甚而可以把她们抓起来坐牢。好在这年头警察都忙得不行，他们有更重要的老鼠要抓，或者就是懒猫，懒得玩弄她们，发廊基本上还是能够正常做生意的。

方圆发廊里的空调，突然被警察拆走了。那天夜里，一辆警车开进了发廊街，不过，一点也不像来这儿执行任务，它可能是下班路过的，刚好又有点剩余时间没处消磨，几个警

察就下车逛了逛，一个警察凑巧站在小燕子发廊门前，看见玻璃里面的方圆，大约是想看清楚方圆长得什么样子，就推门走了进去。方圆对付警察也算有经验了，尽管心里害怕，还是装着镇静的样子，笑着说，你好，要洗头吗？警察审视了一眼方圆，也笑了笑，就走了。可是，不一会儿，几个警察一齐进来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把墙上的空调拆走了。

方圆匆匆忙忙来到我家，说，发廊的空调被警察拆走了。我说，警察干吗拆空调？

方圆说，不知道。他们拆空调的时候，都笑眯眯的，很高兴，我也不敢问他们为什么拆空调。

我说，别的店呢？

方圆说，别的店都没拆。

因为不知道原因，方圆有点慌张，我安慰她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

方圆说，是不是准备不让我们开发廊了？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方圆说，哥，派出所你有没有熟人？

我不想让妹妹失望，含混说，有的，总有人熟的。

方圆说，你能不能找个熟人，把空调拿回来，值六千多块钱呢。

我想，警察也不能随便把别人的东西拆走。空调总可以拿回的，他们可能只是一时兴起，逗方圆玩玩罢了，我说，好的。

跟警察打交道，完全在我的能力之外。我答应方圆后，忙了一天，也没找到一点关系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一趟派出所，

也不知道找谁，问了几个值班的，他们很不屑地看我一眼，就不理我，但我还是打听到这事归一个姓周的警察管。可是，周警察下午还没来，我不想这么白跑一趟，就站在过道里等，那样子大概像个罪犯。

通往二楼楼梯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男人，从我进派出所时起，他就一直安闲地坐在那里，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左手被手铐铐在楼梯的铁栏杆上，就像一只狗被铐在楼梯的铁栏杆上，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处境，好像不是被迫铐在铁栏杆上，而是自己愿意坐在那里休息。他的神态吸引了我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观察他，他见我那么注意他，也许感到荣幸，也不时地看看我，并且很诡秘地对我笑了笑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周警察终于来了，我跟他后面进了办公室，隔着一张办公桌，站在他的对面，周警察看也不看我一眼，说，你有什么事？我说，你们昨天在小燕子发廊拆走的空调，是否应该归还。周警察忽然冷笑一声，说，你还想要空调？我正想抓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说着周警察一个箭步过来揪住我的衣领，动作麻利地给我的左手戴上了手铐。我说，你抓错人了，你抓错人了。但周警察根本就不听我说，牵着手铐，就像牵一条狗，将我牵出了办公室。当周警察看见楼梯上被铐的人，就给了我同等待遇，把我也锁在楼梯的铁栏杆上。我大声说，你抓错人了，我不是老板。周警察又冷笑一声，说，今天下班了，你就跟这个小偷先呆一晚，明天我再来收拾你。当我想再次说明我不是老板，我是某某时，周警察却已经像风一样，消失了。

哥们儿，你怎么也被铐了？

现在，我已经知道他是小偷了，我被小偷称作哥们儿，心里有点别扭，就没理他，他似乎很高兴我被铐在铁栏杆上，这样，晚上他至少有一个伴，小偷又兴致勃勃问：

哥们儿，问你呢？

我愤怒说，什么警察！什么王八蛋！

小偷说，对，什么警察，什么王八蛋。

我咒骂之后，就垂头丧气坐在楼梯上，小偷说，哥们儿，你干吗自己送上门啊。

小偷坐在我上面，跟我说话很方便，而我跟他说话却必须抬头，就像跟一位大人物说话。我说，他们抓错人了，他们以为我是发廊老板，其实我是替发廊老板来说情的。

小偷听了就哈哈大笑，但笑过之后，觉着我与他并非一路人，就不怎么搭理我了。

周警察要抓的显然是李培林，他或者方圆，他们究竟干了什么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现在，我代替李培林，被铐在派出所楼梯的铁栏杆上，和一个小偷在一起，而那个小偷在精神上明显比我强大，他对这样的待遇根本就无所谓，而我却感受到了污辱，即便他们有很多证据可以抓李培林，也应该把他关在房间里，而不能用手铐铐在楼梯的铁栏杆上，只有狗才可以这样铐在楼梯的铁栏杆上示众。换一个视角，就是说好些开发廊的，在警察眼里，跟一条狗也是差不多的。那个晚上，我深深地为李培林，为方圆，为所有与发廊有关的人感到悲哀，我们实际上未必比得上一条狗。我若不是意外地考上大学，我的命运大抵也是开发廊的，那么我这样被铐在楼梯的铁栏杆上，也就不冤，也许我就可以跟小偷一样心

安理得了。

小偷把自己的头搭在膝盖上，不久，就打起了呼噜，等他醒来，天也亮了，小偷用可以活动的右手拍拍我的后背，说，哥们儿，你就这样坐了一夜？

我说，你很了不起，这样坐着也照样睡觉。

小偷说，那是，那是，看来你不习惯坐着睡觉，其实坐着睡觉跟躺在床上是一样的。

我觉得小偷确实了不起，我开始怀疑他不是小偷了，说，你真的是小偷？

小偷说，是小偷。

我说，偷东西是不是很有趣？

小偷说，那当然，你想想，那些东西原来是别人的，你一偷就是你的了，能没有乐趣？

我说，你说的蛮有道理。

小偷被我称赞，很高兴，又拍拍我的后背，仗义地说，哥们儿，我们在楼梯过了一夜，也算患难兄弟，你告诉我你家的地址，以后，你家的东西，我保证不偷。

我和小偷是被同时放掉的，我坐了一夜。累得实在不行，回家睡了一天。几天后，我决定上法院告派出所的周警察非法拘留罪。没想到后来法院取证时，他们根本不承认曾经把我用手铐铐在派出所铁栏杆上，他们要我拿出证据，我想起了小偷，如果我能找到他，也许他会为我作证的。但他是小偷，我没法找到他。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我白白被他们铐了一夜，方圆的空调也没有拿回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对付不了警察，如果方圆自己去，没准比我要好些。

我这么没用，能帮方圆什么忙？

6

我老婆觉得我被铐派出所楼梯的铁栏杆上，都是方圆惹的祸。从逻辑上推导，她这样说也是对的。我老婆也是教书的，比我还无知，在她眼里，警察依然像小时候歌唱的，是个叔叔，象征着公正、公平、公理。老婆说，既然警察拆走方圆店里的空调，那她肯定就是有事的，否则，警察怎么会拆走她的空调。老婆的这种循环论证，是很难反驳的，我也不想反驳。糟糕的是她从此对方圆就有了看法，甚至考虑不让她按摩了。一天，老婆怒气冲冲对我说，你妹妹怎么可以开发廊？老婆很少这样发怒，我说，你怎么了？老婆说，我问清楚了，发廊是什么东西？发廊就是最下三滥的妓院。我说，你这些话哪儿听来的？老婆说，同事，她们见我打听发廊就嬉皮笑脸的，还问我你老公是不是经常上发廊，气死我了。我说，我不是说过，并不是所有的发廊都这样。老婆说，哼，谁知道！以后你不许去发廊。老婆这样还不够解气，接着又发誓说，我再也不要方圆按摩了。

刚说完，方圆就来了。她依旧一张笑脸，刚才老婆说了她那多么坏话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方圆说，嫂，来吧。不，我不要敲背了。老婆脸上抑制不住地现出了厌恶的表情，那表情是方圆没有见过的，方圆不知道嫂子脸上为什么是这种表情。说，很痛吗，来吧，敲一敲就不痛了。老婆又厌恶说，不要，不要敲了，我不痛。方圆这才知道嫂子的厌恶是与她有

关的，她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就很尴尬地愣那儿。你坐，我还有事，出去一会我。老婆就挂着一脸的厌恶出去了。

方圆委屈地说，哥，我做错了什么？

我说，没有。

方圆说，嫂子好像很讨厌我。

我说，没有。她跟我吵架了，她就那个德性，你别管她。

我这个谎撒得不错，方圆就相信了。我说，以后你不用每天来替她敲背，她不叫你就别来，你忙自己的吧。

此后，方圆不来了，我老婆也没有提她，我以为她把方圆忘了。但是，有一天，老婆又突然问起方圆。

老婆说，方圆还在开发廊？

我说，不开发廊开什么？

老婆说，你不能让她开发廊。

我说，那我让她干什么？

老婆说，她可以去厂里做工。

我说，那也得有门路，哪个厂要她。

老婆，我有个远房表兄是个老板，办了一家电器公司，你问方圆想不想去厂里做工。

老婆就是老婆，老婆对方圆还是很关心的。当方圆知道她可以进厂当工人，似乎很兴奋，只是对发廊不太放心，李培林越来越像个公子哥儿，整日吆五喝六聚在房间里打赌，发廊的事几乎不闻不问，方圆走了，这发廊是否要亏本？实在是个疑问。但她还是抵挡不住进厂当工人的诱惑，上班的头一天，我和老婆把她送到厂里。方圆好像不是进厂当工人，而

是去参加选美什么的，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，穿着黑色的连衣裙，时髦得一点也不像工人。老婆的远房表兄见了疑惑说，来我厂里当工人的就是你？方圆点点头，老婆的表兄又说，你这样子，在厂里当工人是不是太委屈了？

老婆的表兄对方圆虽然称赞有加，但方圆没什么技能，只能当个装配工。就是把电器开关一只只装搭起来，按件取酬，一个熟练的装配工一个月大概能赚一千块钱。这样的工作非常简单，老婆的表兄让一个女工教了五分钟，方圆就学会了，也开始有模有样地装搭起来，但她的红头发和黑裙子，在一大群女工之中显得很扎眼，女工们都用惊异眼光偷觑着她，好像在问这个人怎么会来当工人。

方圆从一个开发廊的顺利转变成了工人的一分子，最高兴的人应该是我老婆，她觉着拯救了一个失足的女青年，那感觉就像一个救世主。老婆得意说，过一段时间，让李培林也去厂里当工人，发廊不应该再开了。但事实很是让老婆痛心疾首，方圆在厂里只当了一个星期的女工，又回去开发廊了。她不敢向嫂子的表兄辞职，是偷偷溜掉的。老婆的表兄打电话来说，你的小姑子不干了，还带走了我厂里的一名女工，到她的发廊当工人。老婆手里拿着电话，气得直发抖。说，怎么是这样？怎么是这样？老婆的表兄说，带走一名女工，没关系的，我并不缺一名女工，我的意思是她自己不干的，你不要怪我。

老婆对方圆的行为感到不可理喻，接完电话，她很书呆气地思考起女性问题来，说，女人是不是真的很贱？

因为老婆在生气，我不想惹她，谨慎说，我不懂你的意

思。

老婆说，以前我以为妓女都是被逼的。就像成语说的，逼良为娼，现在我才知道都是她们自愿的。

我说，你是指方圆？没那么严重吧，开发廊跟妓女不是一回事。

老婆看在我的面子上说，就算方圆不是妓女，可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妓女嘛。

我说，也许当妓女也是很好的。

老婆说，你混蛋。

我说，你骂我干吗，又不是我叫她们当妓女。

老婆想想也是，她没理由骂我，她又只好骂妓女，妓女使所有的女性都蒙受耻辱，不表示她的道德义愤是不行的。大约我不是女性，我对妓女并不痛恨。其实，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，纯属个人行为，跟道德有什么关系。再说，像我的老家西地，什么资源也没有，除了出卖身体，还有什么可卖？

方圆才当了一个星期的工人，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很不好意思，觉着很对不起嫂子，想买点什么礼物向她谢罪。问我嫂子喜欢什么东西。我说，礼物别买了，她有点不高兴，以后再说吧。方圆看着我，忽然很神秘说，我以为当工人很了不起，原来很没意思的，我装搭了半天，就不想干了，还不如开发廊，替客人敲背比装搭好玩多了。而且那些女工很讨厌，老是嘲笑我的红头发。我说，你的样子确实不像一个工人嘛。方圆说，反正工人我是不当了，钱又那么少，发廊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就能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我说，那就开发廊吧。

方圆说的是实话，她向往当工人，确实以为当工人了不起，我们小的时候，都以为在城里当工人是很了不起的。

7

方圆已经很久没来我家了，大概是怕见到嫂子，快过年的时候，她才来了一次。这次她的表现很特别，来了就坐在客厅里一声不吭，我还以为她是害怕嫂子，但细看她的眼睛是红的，显然刚哭过。

我说，方圆，怎么了？

方圆眼睛一闭，眼泪又从里面溢出来，低声说，培林整天打赌，把钱都输光了。

我说，输了多少？

方圆说，十万。

这个让我也心疼而且吃惊的数字，难怪方圆要哭了。方圆说，哥，我想离婚。

我说，不能过了吗？

方圆说，输钱我还不气，我生气的是他骗我。

我说，他怎么骗你？

方圆说，他们约好去打赌，却骗我到上海承包建筑工程，他当包工头，投资十万。我想他在这儿没事干，闲得像狗一样，出去干活也好，就把钱全部给他了。他输光了钱回来，还说工程已经承包下来了。

我说，他是不像话，可是你离了婚，再找一个就保证不赌？

方圆说，不找了，又不是没有男人我就不能活，他还靠我赚钱呢。

我说，等你气过了再说吧。

后来，李培林也找来了。输了钱的李培林一点底气也没有，猥猥琐琐的一点也不像个敢拿十万元钱豪赌的赌棍。他眼巴巴望着方圆，求她饶恕，看上去怪可怜的。方圆说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给我走开。李培林看我一眼，然后向着方圆说，今天，我当着你哥的面，向你发誓，以后我若再赌，我就剁掉自己的手指。方圆说，你剁掉手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你剁啊。李培林说，我是说以后，以后再赌，我就剁掉手指。如果这时李培林去厨房拿一把菜刀，装着要剁的样子，没准方圆就饶他了，但李培林只开空头支票，方圆还是生气。

这次输钱，导致了李培林在家里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。方圆每日只发给他二十元零用钱，二十元，除了买烟，也就别的事可干，赌博是没人找他了。李培林只有拼命睡觉，像一头进入催肥期的猪，肚子大了，眼睛眯了，脸上的肥肉往横里长。睡不完的时间，就在发廊街上踱来踱去，这家门前站五分钟，那家里面坐十分钟，跟同样无聊的工人们调情骂俏。这样的生活，如果没有无赖前来捣乱，那也太没有意思了，所以，不管哪家发廊遇上点什么事，李培林往往及时出现在那里，人家看见这么个浑身是肉的保镖，大多气就短了，赶紧乖乖付了钱走人。李培林觉着胜利了，嘴里轻松骂着他妈的，想来老子这儿占便宜，没门。再加上店主夸他两句，说他如何如何高大威猛，他便以为自己是侠客，脸部现出很得意的神色。

但地痞无赖也不都是吃素的，李培林不久就栽在了他们手里。那天是晓秋的店里一个客人赖着不付钱，李培林过去揪着他的衣领，还狠狠掴了他一个耳光，掴得他嘴里流血。一个小时后，李培林正在街上闲逛，忽然三五个人蹿过来，将他掀翻在地，其中一个抡着一根铁棒，朝他的腰部猛地一击，不等店里的人反应过来，那群人就逃了。李培林躺在地上，店里的人纷纷出来了，说，他们逃走了，你起来。当时李培林也不知道这辈子已经算是完了，还耿耿于这样被人打倒在地，很没面子，朝那群逃走的人，豪气十足骂道，有种的，不要逃。

一天后，医生拿着拍出来的片宣布说，李培林的腰部脊椎被打断，腰部以下完全没用了，从此恐怕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。这是一个比死亡还可怕的消息，李培林听了，突然一声惨叫，那声惨叫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无法对他后来的行为作任何评价。

方圆却显得意外的冷静，只是俯在李培林面前，不断说，培林，你别怕，你别怕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我的妹妹这些年真的没白活，她竟能如此的冷静，面对这样的打击，换了我，肯定是难以承受的。

后来也向派出所报了案，但派出所往往不把开发廊的人当人，这样的案件一般总是不了了之，再说地痞无赖不比良民，要逮住他们也是不容易的。这样，李培林就白白被废了。他的医疗费是个巨额数字，方圆没有那么多钱，这事毕竟是晓秋的工人引发的，晓秋自觉承担了一部分，开发廊难免不再发生这种事，大家应当风雨同舟，发廊街上的发廊，不管

愿意不愿意，大多捐了一点款，李培林的亲戚和我家的亲戚，凡手头有钱的，也都拿了出来。李培林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，终于可以坐着轮椅出来，方圆扶着轮椅，走在边上，此后的生活，她好像早有准备了。

现在，方圆面对的是一个高位瘫痪的丈夫，李培林上半身完好无损，吃饭没有问题，但下半身完全没有，尿屎失禁，性功能也丧失了。李培林的轮椅很笨重，方圆在发廊街附近重新租了一套一楼的楼房，以便轮椅进出。晚饭之后，方圆放下发廊的活计，推着轮椅从发廊街的这头走到那头，让李培林活动活动，跟别人说说话，其余时间，他只能呆在房间里，看电视或者摆扑克牌算命。李培林整天呆在房间里，见了人，也没什么话说，通常是阴沉着脸，不耐烦地看着两旁的发廊，别人见他那样，更没话说，有话也是找方圆说，方圆就一边说话一边推着轮椅，非常自然，好像她一直就是这么生活的，不推着轮椅可能还不习惯，说到有意思的地方，照样哈哈大笑。倒是把李培林笑得很烦，说，笑什么笑，有什么好笑的。方圆弯着腰，敲敲轮椅说，就是好笑嘛。

别人见方圆那么乐观，也就不觉着李培林腰椎被人打断是什么了不起的悲剧。实际上，这事对方圆的影响确实没有想象的大，他们本来就是靠方圆赚钱的，只是方圆现在除了赚钱，还得照顾李培林。

我母亲得知李培林成了废人，专门从老家心事重重地赶到了这儿，母亲说，方圆的命怎么这么苦哇，母亲刚吐完“哇”字，就号啕大哭起来，弄得方圆只好也跟着哭，号啕完毕，母亲说，方圆，你今后怎么办？

方圆说，没事的。

母亲说，你就准备这样侍候他一辈子？

方圆说，我不侍候谁侍候他？

母亲说，培林被打成这样，是可怜，可你还年轻，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。

方圆这才领会母亲是在劝他离婚，说，我不能离婚，离了他怎么活？

母亲说，方圆，不是我良心不好，事到如今，你也得替自己想想。

方圆说，妈，别说了，我不会离的。

我母亲也就是劝劝而已，方圆不离，她也不好勉强。毕竟，抛弃一个残废的丈夫，不是什么高尚之举。方圆和李培林闹过离婚，但那是以前，李培林残废之后，她再没有提过，方圆因此在我老家一带成了模范妻子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。

8

李培林的下半身废了之后，下半身的某些功能似乎转移到了上半身，譬如，他用吸奶代替做爱。现在，他一定要等方圆回来，吸上半个小时的奶，才能入睡。用弗洛伊德的话说，就是他的性欲倒退回到了口腔期阶段。李培林的这项嗜好，对方圆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她下班大多在夜里两点左右，这个时候，困而且累，还要让李培林吸上半个小时的奶。有时，方圆不理她，但李培林没有得到满足，就闹，方圆没办法，只好让他。方圆说，培林，你这样吸有什么意思？李培林说，我

想。方圆说，你真像个孩子，你快成为我的孩子了。这样的场面应该是不难想象的，方圆看着怀里的李培林，也许确实把他当做了孩子，她就像一个劳累的母亲，一边喂奶，一边眼皮垂下来，睡了。

夜里两点，也是李培林心理时间的临界点，过了这个时间，方圆如果还没回来，对李培林将是一种折磨。但方圆总有不准时的时候，有一夜，方圆没有准时回来，李培林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，推着轮椅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到了三点，方圆还没回来，李培林气得将床上的被子扔到地上，拉出床头柜的抽屉，扔到了地上，最后将自己从轮椅里扔到了地上。躺在地上百无聊赖的李培林，忽然看见了抽屉里的一盒避孕套，我不知道他看见这东西时的感受，也许就像看见自己的遗物，默哀了一些时间，然后李培林拆开所有的避孕套，用嘴吹成一个个硕大的气球，并且刻意吹成乳房的形状，让它们在地板上活蹦乱跳。方圆回来看见这番奇异情景，忘了该先把李培林扶到床上，便抑制不住地笑起来。李培林见方圆一点也不关心他，还站那里笑，就越发的气，骂道，你知道回来？方圆说，怎么了？李培林说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反正我也废了，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的。方圆说，原来你在生我的气？我做错了什么了。李培林说，你看看现在几点？我等你都快等疯了。人家忙嘛。方圆说着用力把李培林拖回床上，以后你一个人先睡，不要等我，好不好？李培林说，我睡得着，早睡了。方圆叹口气，说，你真是个孩子。随后温柔地掏出乳房给李培林，李培林得到安慰，就静了下来。

某夜，李培林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方圆和一个陌生人做爱，

就在这个房间，就在他睡的这张床上，他坐在轮椅里看着他们在床上做爱，方圆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在场，好像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把轮椅。他伸手想摸那个陌生人，但他伸出的手好像生锈了，僵在空中根本就不会动，他又想朝方圆的脸吐一口痰，骂她是婊子，臭婊子，但他的痰好像也生锈了，堵在喉咙里根本就无法吐出，他只能坐在轮椅里看着他们在床上做爱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突然，他坐的轮椅起火了，大火迅速蔓延到了全身，他被大火烧着，不能叫喊，不能动弹，就像一堆柴火，等待着被火烧尽。李培林在那种被火烧着的焦灼里醒来后，才喊出了声。方圆惊醒了，说，你怎么了？李培林说，没什么。方圆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全是汗，又说，你怎么了？李培林说，没什么，做了一个噩梦。方圆说，梦见什么？李培林说，我不想说。方圆说，我都让你惊醒了，还不说？李培林只好说，我梦见你和别人做爱。方圆讥笑说，我看你真是没什么梦好做了。李培林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和别人做爱了。方圆又讥笑说，你以为你的梦那么准？你梦见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李培林说，我觉得好可怕。方圆说，不就是我跟别人做爱，有什么可怕的。李培林说，那你真的和别人做爱了？方圆若是不做一点保证，李培林是不会放心的，方圆便说，没有。

李培林做这样的梦，应该说很正常，李培林既然自己不能做爱，而方圆又只有二十几岁，不可能从此也不做爱，方圆和别人做爱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大的。这个梦给了李培林一种警示，他不能这样看着方圆和别人做爱。此后，方圆上班的时候，李培林也要来发廊坐着，方圆不知道他是来监视的，

只以为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太闷，也就带他来发廊坐着。但是，客人看见这么一个残疾人坐在里面，好像见了什么晦气的东西，往往掉头就走。就是说，李培林在发廊坐着，发廊就没有生意可做，方圆只得把他送回房间。

方圆说，你还是在房间呆着吧。

但是，李培林的自尊心受了伤害，恼恨说，我不呆，这鬼地方，我不呆。

方圆说，好了，别像小孩一样。

李培林说，谁像小孩一样，我要回家。

方圆说，回家？谁照顾你？

李培林说，我不回家干吗？呆在这儿遭人厌弃。

方圆说，你真想回家，那我就送你回家。

李培林看看方圆，又恼恨说，我知道你早就想我回家。

方圆奇怪说，我干吗想你回家？

李培林说，我回家，你自由啊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方圆委屈说，培林，你真这么想？

李培林见方圆那么委屈，就不敢再往下深究，说，你走，晚上早点回来。

事实上，李培林的怀疑也是正确的。有一个晚上，他甚至看到了证据，那晚，李培林刚解开方圆的乳房，兀地看见她的乳房上有一块青紫的痕迹，这就像端起一碗牛奶刚刚要喝，兀地看见碗里浮着一只蟑螂，李培林厉声问，谁干的？方圆说，什么谁干的？李培林说，还想骗我，你自己看。方圆低头看了看，说，那里怎么乌青的？李培林恶毒地说，狗咬的。方圆说，那就是你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咬的？李培林听了，

推开方圆，猛地一拳砸在她的乳房上，方圆感到不但乳房，连乳房后面的心脏也被砸痛了，但她好像还不相信，说，你打我？如果这时李培林表示一点悔意，事情大概也就过去了，但李培林还是举着拳头，准备再打的样子，方圆抹了一把眼泪，就哭着跑出了房间。

方圆来到了街上，此刻，两旁的发廊大多已经关门，门上挂的小灯泡也不再闪烁着红光，招徕客人，发廊街显出了荒凉的本来面目。方圆一个人走在街上，若不是伤心，可能会害怕的，但伤心给了她勇气，她那个被李培林砸伤的心涌上一个词：没良心。方圆觉着李培林没良心，没有她，李培林现在怎么活？无论如何，李培林都应该感激她的，她乳房上的那块青紫，也许就是李培林咬的，也许不是，这一点方圆确实不太清楚。不就是乳房上有块青紫吗，李培林凭什么就可以打她？方圆一边擦眼泪一边走着，一会走到了自己的发廊门前，她停下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，想开门进去，又想着两个工人在里面睡了，吵醒她们，让她们问来问去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方圆就站在自家的发廊门前发呆，不久，她就看到了那个男人从那边走了过来，那男人左右环顾，方圆一眼就看出他想干什么。那男人发现方圆后，朝她走了过来，因为灯泡昏暗，那男人走得很近了才看清方圆的脸，他似乎很惊讶这么晚了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张脸，急忙问，还做吗？方圆说，下班了，明天吧。那男人有点失望，想离开，又舍不得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说，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站这儿，等谁啊。方圆说，不等谁。男人说，刚下班？方圆说，是的。男人说，那就再做一个吧。方圆说，对不起，工人睡觉

了，还是明天吧。男人磨蹭着，在方圆脸上研究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，小姐，你晚上有心事。方圆听了有点感动，就送了他一个微笑，男人抓住机会，又说，晚上我也很痛苦，我们是今晚最痛苦的两个人，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碰上，也是缘分，我请你一起吃夜宵，好吗？方圆觉着这男人很体贴，不像个坏人，而且她也不想回房间，就跟了男人一起去吃夜宵。

吃夜宵的时候，男人又关切地问，有什么心事？方圆看着他，竟流下泪来，哽咽说，我挨打了。男人说，谁打你？方圆不好说老公打她，男人又挺了胸脯说，我是本地人，在我的地头上，谁敢欺负你，我让他去死。方圆说，谢谢，大哥是好人。

吃完夜宵，男人未经同意，就挽了方圆的胳膊，方圆也没意见，让他挽着，男人附在方圆的耳边轻声说，小姐，你真漂亮。方圆笑了笑，表示感谢，男人继续轻声说，我很喜欢 you，跟我走，好吗？方圆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男人见她迟疑，你害怕？方圆说，我不怕。男人说，那就走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方圆想了想，就让男人把她带走了。

男人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床上。男人伸手摸她的乳房时，方圆突然想起了李培林，慌乱地遮了乳房，不让他摸，男人有点奇怪，关心说，怎么了？方圆说，我今天这儿不舒服，别动好吗。做爱的时候，方圆也没忘双手护着乳房，不让男人碰，她似乎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了两半，下半身可以出售的，而乳房还是留给了李培林。

从男人的房间出来，天已经亮了，平时，这个时刻，方

圆总是睡觉，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天是怎样慢慢亮起来的了，方圆走在街上，昂着头，心情就像早晨一样稀奇、美好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就跟天空似的，慢慢地亮起来了。她随便摸了摸男人给的五百元钱，这个价不低了，相当于她替男人按摩十次。方圆想，我做鸡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做鸡，我只是跟他走，就做了鸡了。原来做鸡也很好。

以后，我就做鸡吧。方圆想。

9

我可能在某些细节，跨越了写实的界限，进入了虚构和想象的领域，所谓合理想象。就我的视角，显然不是目击，我当然是听说的。如果只是我的虚构，我将感到轻松，但可悲的是我的叙述大体上还是可靠的，方圆确实从那晚开始当了妓女，她当了妓女确实觉得心情不错。她差不多忘了李培林打她的事了，她是哼着歌回到房间的，让她吃惊的是李培林不在房间里，他去哪儿了？他能去哪儿？他一定是去发廊找她了。方圆赶到发廊，李培林果然在那儿，脑袋挂在轮椅外面，睡了。方圆轻轻推着轮椅，途中，李培林醒了，睁了一下眼睛，冷冷地看方圆一眼，然后又故意闭上，不理她。回到房间，方圆说，你一个人怎么走到发廊的？李培林还是闭着眼睛，不理她。方圆说，还在生气？好了，好了，睡吧。

方圆准备把他搬上床时，李培林动了一下轮椅，拒绝了，他抬起头来，摆出了一副很严正的姿态，审问说，你去哪儿了？

方圆说，去玩了。

李培林说，你去哪儿了。

方圆说，不是说过，去玩了。

李培林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，又问，你去哪儿了？

方圆摇头说，你烦不烦？

李培林说，哼，你说不说？你到底去哪个男人那里？

方圆笑了一下，说，我哪有那么多男人。

李培林说，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你到底说不说？

方圆说，你真想知道我去干什么了？

李培林说，说！

方圆抿了抿嘴唇，说，我跟一个男人走了，我做鸡去了。

李培林说，放屁。

你不信。方圆说着掏出口袋里的五百元钱，这是我刚赚来的。

李培林说，真的？

方圆说，这么凶干吗？做鸡有什么不好。

李培林盯着方圆，忽然脸色铁青，他伸手在自己的裆部掏了掏，掏出一个蓄尿的塑料袋，那尿袋已经很鼓了，方圆还不明白他想干什么，尿袋就飞到了她脸上，溅了她一脸尿水。李培林似乎还嫌不够，又骂了一句臭婊子。那时，方圆满脸是尿，无法张嘴，否则尿就流进了嘴里。方圆躲进卫生间，洗了半日，出来斜了一眼李培林，一言不发去了发廊。

那天下午，李培林大约费了不少力气，终于把轮椅推到了发廊街上，然后，人们就听到了他的叫喊。

我的老婆方圆当婊子啦。

李培林的声音高亢、尖利，人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纷纷出来围了李培林问，李培林，你在说什么？李培林见那么多人围了来，好像很满意，又喊：

我的老婆方圆当婊子啦。

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家指责道，就一齐皱起了眉头，表示反感。本来开发廊和当婊子的界限就是很含糊的，发廊街上的人都很忌讳用这样的话骂人，即便是骂自己的老婆，也是讨人厌的，李培林可能确实是疯了，也不管大家的反应，又大声喊道：

我的老婆方圆当婊子啦。

方圆在发廊里也听见了李培林的叫喊，那声音使她浑身发麻，就跟触电似的，一时间她丧失了反应的能力，只是把脸贴在玻璃门上，迟钝地看着街上。人们觉着李培林实在太不像话，便不再理他，先后朝方圆的发廊走来，并且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同情。

人们说，李培林怎么可以这样？

人们说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人们说，哪有这样骂老婆的？这样的男人，应该跟他离婚。

人们说，方圆，你待他太好了，真不值得。

方圆看着大家，低声说，他身体坏了，心里难受。

大家想想也是，又觉着李培林也是可以原谅的，转头再看街上，李培林不见了。当时，包括方圆，谁也没想到李培林的异常举动，竟是走向死亡的一种告别。

大约一刻钟后，有人急急忙忙撞进方圆的发廊，上气不

接下气地说，快，李培林出事了。方圆来不及问就跟那人跑，李培林的出事地点就在发廊街与外面大街的岔口上，他被一辆大卡车撞了，方圆赶到那里，只见他的轮椅倒在路边，人则躺在二丈地以外，方圆抱起李培林，慌得只知道哭。随即，发廊街上的人也赶来了，把他送进了医院。但是，李培林已经死了。

李培林的死，属于交通事故，这看似偶然，但也未必不是命运指使的。后来，在方圆的记忆里，李培林打她乳房，尿袋砸她脸上以及当街骂她婊子，都因为他的意外死亡，获得了一种解释。就是说，这些都是死亡的预兆。方圆觉着李培林的死，跟她是有关的，方圆因此陷入了悔恨和思想之中，人也瘦了许多。不过，在旁人看来，李培林的死，对方圆无疑是一种解脱，她应该高兴才是，大家暗地都替她高兴，有几个开发廊的男人开始打起了她的主意，有一个甚至表示愿意为她离婚。他们不懂，李培林对她是很重要的，即使残废了，她也不忍抛弃，李培林的意外死亡，几乎使方圆丧失了生活目标。

对男人的示爱，方圆不感兴趣，开发廊，好像也厌倦了，方圆转让了发廊，一个人回到西地。

但是，故乡西地也没给她什么安慰，西地，在她的心里已经很陌生，她还延续着城里的生活，白天睡觉，夜里劳作，可是在西地，夜里根本就没事可做，更可怕的是，每天夜里两点，她的乳房就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李培林的灵魂也跟到了西地，照常在这个时候吸奶。回家的第三天，方圆到山下的镇里买了一台VCD机，发疯似的购买了两百多盘碟片，然后

躺在家里看碟片。

方圆在家呆了一个月。一个月后，她去了广州，还是开发廊。